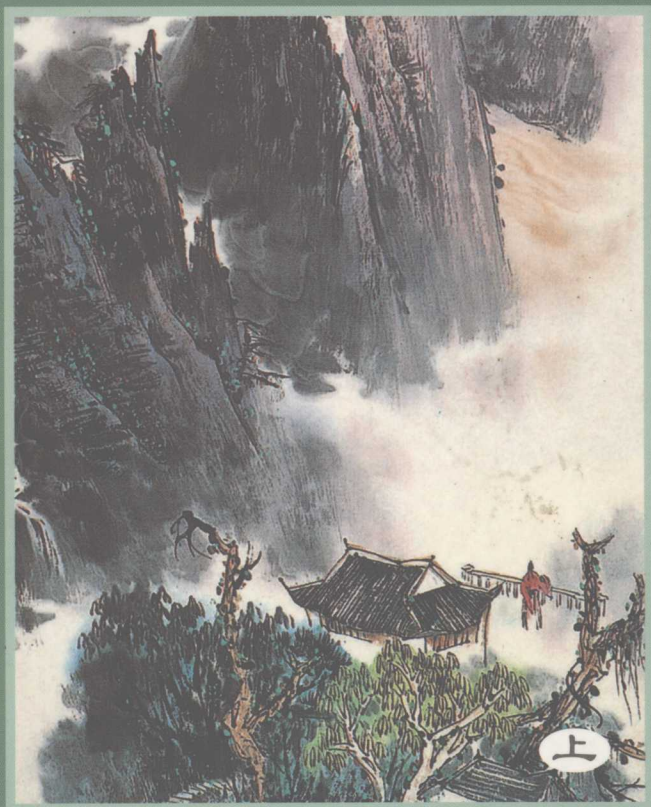


云中岳武侠精品

莽原魔豹

仗剑天涯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15
(1)

云中岳武侠精品

仗劍天涯系列

莽
原
魔
豹

(上)

台灣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仗剑天涯/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仗…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889 号

仗剑天涯系列

莽原魔豹 (上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琦 责任编辑: 王岩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30

字 数: 3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70-7/I·089 (全 12 册) 定价: 240.00 元

写 在 前 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遭递断后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莠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纾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内 容 提 要

明灭清初，天下还不太平，反清复明义士四处活动。鬼谷老人和张家全在紧要关头，救出六合王儿子小福，受到清兵搜捕追杀。张家全绰号“魔豹”，他从小茹毛饮血，出生入死，过狩猎生涯。在山野里，二十步内可辨潜行兔子是雌是雄，双刀飞抛可击瞎野兽双眼，剽悍勇猛，武功奇绝，为了保护小王子和鬼谷老人，他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北去太行山引开追兵与鹰犬。说来也巧，正赶上清朝小皇帝顺治要来游五台山，大批名宿高手前来护驾。埋伏在路途中的十七名义士，纷纷落入燕山三剑客手中。“魔豹”救出了这些人，却落入早已布置好的圈套之中。他是山野之王，谁也无法抓住他，在崇山峻岭中，神出鬼没，出奇制胜，女侠尹香君是他的爱侣，也是帮手，与三剑客、锡伦活佛、六猛兽等人，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将他们一一击杀……

小说情节紧张，险象环生，精彩场面，扣人心弦。少林拳、武当点穴、庐山三剑、泰山鹰爪王的鹰爪功，都被描绘得唯妙唯肖，叹为观止。

目 录

第 一 章	鬼谷老人	(1)
第 二 章	潞州杀机	(20)
第 三 章	临危托孤	(38)
第 四 章	神秘人物	(66)
第 五 章	莫测高深	(90)
第 六 章	刀下诤语	(106)
第 七 章	迷香落难	(132)
第 八 章	扮豹擒敌	(152)
第 九 章	逃离魔窟	(165)
第 十 章	寻踪追杀	(192)
第 十 一 章	十二星相	(211)
第 十 二 章	上当受骗	(228)
第 十 三 章	北去太行	(251)
第 十 四 章	危险信息	(267)
第 十 五 章	夜闯塔寺	(293)

第一章 鬼谷老人

一定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怎么所有的飞禽走兽，纷纷往北窜飞？

张家全站在山腰的矮林前，困惑地向西麓眺望，居高临下，俯瞰小漳河河谷一带，无缘无故地感到心神不宁。

也许，是飞禽走兽的北避，引起他某些联想吧！

当然，这种联想决不会是好的联想。

在记忆中，自懂事以来，他所经历的、所看到的，似乎除了死亡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印象留下来了。

天灾、人祸。

饥荒、瘟疫、刀兵、流血……

除了死亡，还是死亡，死亡。

潞安府，沁州，短短的二十年中，人口从一百二十万，减至目前的二十三万，这是说五个人中死掉了四个，其中还不包括出生的人。

他就是在战乱中出生的，十八年来，他始终在死亡中挣扎。

正式换朝换代，还不足四年。

流寇、太行山贼，把这一带搞得烟消火灭；前后二十几年，他就是在血流成河中长大的。

然后，是金虏的铁骑光临。

然后，金虏被称为满洲。

然后，又称为大清朝。

结果，他的脑袋前半部被剃光，后半部头发编成一条小猪尾巴，而且发根剃掉一寸宽的边。

他不敢不剃不留，因为山西巡抚大人申朝纪，所公布的皇榜，高悬在州衙的公布栏内，写得明明白白：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在南方，剃发令晚颁了十几年。

他当然要留头，只好不留前半部脑袋的头发。

以往，大男人谁肯花时间去结辫子？

但现在头发只有一半，要是不结辫子，那像什么？

顺民，就是这个鬼样子。

说顺民，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说，是奴才。

大清皇朝自皇帝以下，都只有一种人：奴才。大官们是大奴才，小官们是小奴才，全是奴才，只有一个主子。

他一身猎装，手中有弓，腰间有猎刀。从八岁起，他就在太行山数千里山区狩猎，一年只有逢年过节在家里度过。

家，那只是十余间破败的古老房屋，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

他的母亲，是在九年前，他老爹被征入潞王府当差后一年，派到太原一带打仗时去世的。

那一年，他正好十岁。

十余间破败的房舍，只有他一个十岁的小孩。

人，都死光了。

天下太平了，州城西隅的兴文街张宅，就剩下他一个人，因此，他更少回家了。

张家的东面不远处，是原来的洲学舍，目前除了断瓦秃垣，已经看不见一栋像样的房屋。

整条兴文街，真正完好的房屋，不会超过十家。虽则太平已

经三四年，仍然是满目疮痍。

南方仍在打仗，这里，官兵民壮不时向土匪强盗出动围剿。一般说来，大事不生，小事不断，太平的气象已经可以看出了。

庄稼收成好，市面正以快速的脚步复苏。

顺民的日子还满好过的，只要不造反，不叫什么勤王、不高呼大明皇朝万岁，就可以活得愉快。

他看过满洲人、蒙古人，不怎么样嘛，还不是一样的面孔？和他一样，一个鬼样子，实在看不出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是他们的话他听不懂。

山下，是至太原府的官道。

官道沿小漳河河谷上行，在六月盛暑的炎阳下，平时车马往来不绝，商旅往来络绎于途。

是了，这条官道不对劲儿。

前后十里地，鬼影俱无，没有车，没有马，甚至没有一个步行的旅客。

怎么一回事？

今天又不是大年初一，怎么官道上竟然鬼影俱无？当然不对劲儿。

“我得下去看看。”他向自己说。

挟了弓，他分枝拨叶向下走。

这里群山起伏，往南三十余里是州城。

沁州是直隶州，直隶太原府。下面这条河叫小漳河，也叫西漳或浊漳，发源在北面数里的滑山。

这是说，官道过了滑山西麓，便离开小漳河谷了。

滑山东麓还有另一条河，甲河。

小漳河流经州城西面两里地，也叫铜鞮河。

滑山一带，飞禽走兽特别多，有豹、有熊、也有虎。兵荒马

乱数十年，人都快死光了，飞禽走兽满坑满谷。

所以，他成了业余的猎户，日子相当好过，他的猎猛兽技巧，在方圆千里内找不出第二个。

他老爹张昆山，二十年前是武林的悍将，江湖亡命的代表性人物，绰号叫四海潜龙。流寇的第一号悍将飞天虎傅群，兵败郑州带了十六名悍贼，在卫辉府拦路抢劫，不幸虎劫龙自取灭亡，十七名巨寇片刻间尸横方圆三丈地。

闯王李自成，曾经出赏格黄金千两购买他的头。

四海潜龙成家之后，返回老家沁州，从此有了妻儿、有了家累，也从此任人宰割，先是成为民壮的小队长，然后被编入潞王府的亲卫军。

当然，没有人知道他是四海潜龙。兵赴太原之后，太原不久沦陷，他从此失了踪，是否已经阵亡，谁也不知道。

总之，四海潜龙曾经在国破家亡时，确曾为大明皇朝尽了一份心力。

天下太平了，虽然南方仍在打仗，大明皇朝仍在孤臣孽子手中撑持，北方的确正大踏步向太平盛世迈进。

可是，十年来，张宅的老主人四海潜龙，依然音讯全无。

这也就是张家全不肯离开故乡的原因，他眼巴巴地等候老父亲归来团聚。

十年的数千里狩猎生涯，他也从儿童成长成青年。

茹毛饮血，出生入死，他不但体格健壮得像一头成长的豹，性情也像豹，甚至也具有豹的嗜血性。

降下一道山梁，他突然向草丛中一钻，形影俱消。

这就是豹，发现猎物或劲敌时，悄然隐伏待机，与猛虎大吼大叫的特征完全不同。

三个青衣人，正悄然潜行，越过前面的树林，悄然登上可俯瞰五里外山脚下的官道，在山脊潜伏在草中，向下面指指点点，

低声商量。

两男一女，两个中年男人不是顺民，没剃头，梳了道士髻。

假使被官兵或捕快捉住，砍下脑袋，发髻正好用手提，提到州衙可以领到十两银子赏金。

天下太平了，人口少，十两银子可以买十石麦子。

这就是一条命的价码：十石麦子。

女的穿紧身骑装，青布包头，仍是官府所谓的“汉装”（严禁说明装）。

汉人（不许说明人）实在也很可爱的，不知是哪一位仁兄自我解嘲，说汉人做顺民的条件是：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因此，死了以后，入棺可以穿明代衣冠，墓碑也沿袭旧制云云。

女不降，也是迫于现实。

把汉家女人强迫穿旗装放天足，那几乎是办不到的事，要叫一个女人放天足丢掉裹脚布，她宁可去跳河。

女人如果都死了，男人岂不都去拿刀枪拼命？

四海潜龙如果不是有了妻儿，恐怕至今仍是傲啸天下的亡命。

这位女的相当健美，身材高挑，眉目如画。

天气热穿得少，骑装紧身更显得玲珑剔透，该高的高，该窄的窄。总之，这是一位年近双十，成熟健美的可爱女郎。

至于她腰带上插着的宝剑，和腰间的沉甸甸百宝囊，可就不怎么可爱了，那是可怕的杀人家伙。

两个中年人相貌堂堂，一双虎目冷电森森锐利极了，一佩刀一挂剑，全身绽放出剽悍、冷酷、机警等等慑人的气息。

“真不妙。”那位佩刀的中年人说：“戒严，不是好兆头，可能走漏了风声，要不就是咱们有了内奸，被奸细出卖了，不然怎会戒严封市？”

“不可能的，周叔。”骑装女郎语气中充满自信：“咱们本来

就没有几个人，在太原潜伏的河东三杰绝对可以信任，沿途传讯的太行三仙更是铁血男儿……”

“可别忘了，他们本来是太行山最凶残的悍匪首领。”挂剑的中年人苦笑：“把虎豹的斑毛刮掉，仍然是虎豹。他们放下屠刀不过五六年，扮成玄门弟子便称起仙来愚弄人，只要有人给他们重赏，要他们去挖他老爹的坟，他们也会毫不迟疑地拿起锄头来干。杨姑娘，你找来的这些所谓忠义铁血之士，还真是些人才。”

“吴叔，晚辈已走投无路，怎么办？”骑装女郎无可奈何地说：“能找得到的人，就是那么几个。要不是河东三杰肯仗义代为找人，晚辈恐怕连一个人都找不到呢！有些人听说要抢救的人是家姐，一个个变色而走……”

“这就叫树倒猢猻散。”周叔摇摇头：“怪也该怪令姐不该攀龙附凤嫁给龙子龙孙，怪也该怪朱家皇朝的贵胄们太争气了。令姐夫山阴王在蒲州，老实说，真心真意同情他的人，就没有几个。算了吧！不提这些，现在这条路上戒严，官兵都躲在各处背地里戒备，显然已走漏了消息，你打算怎么办？”

“周叔，晚辈已六神无主。”

“那……依我看，还是暂且放弃在这条路上抢救的计划，到前途去候机。此至京师迢迢数千里，下手的地方多着呢。”

“周兄，夜长梦多。”吴叔断然反对：“多拖一天，多一分凶险，对方戒备也就日益森严，绝对不能拖。”

“吴兄，你的意思……”

“必须在潞州以北动手。”吴叔沉声说：“潞州府城有满族一位参领兼城守卫，有一千一百名八旗兵，很可能派一两个佐领率兵马护送南下，咱们哪有机会抢救？所以，势在必行。”

“好吧！咱们等河东三杰赶来，再商议行止。杨姑娘，这就前往会合处，先前往看看风色。”

“好的。”杨姑娘向北面丛山一指：“越过前面的峰腰，山脚

下有条小溪就是会合处。”

“不走大道，你认识方向知道怎么走吗？”

“以这座山为指标，大概错不了。”

三人掩起身形，绕山而走。

张家全隐身在二十步外的树林内，他耳力极为锐敏，三人的话虽则声音甚低，但他听了个字字入耳，心中一动，决定看看究竟。

原来是戒严，有官兵藏在山林内，难怪走兽飞禽纷纷离去。

小溪就是甲河的源头，向东流。一山两河源，一向东一向西流，复在三百里外会合，同是漳河的支流。

山谷中小溪会合口，溪旁搭建了一座猎人度宿的小茅屋，屋前站着一位满脸横肉，穿道装的中年道人。

道人背负七星剑，手中有拂尘，还真有点仙风道骨的气概，远远地目迎向下降的周叔三男女，鹰目中有阴森的笑意。

“飞云道长怎么来了？”急急奔到的周叔颇感不悦：“官道戒严，是怎么一回事？”

“平常事，周施主。”飞云老道阴笑：“你要知道，这次山西地区朱家诸王孙进京朝圣，是极为重大的事。山西巡抚申狗官重责在身，为免沿途发生意外，戒备颇为正常。要知道这些王孙举家进京，库藏与眷口一同动身，施主可知道有多少人，打库藏的主意？再说，山西的民众，对这些混账王孙可说恨之入骨，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变故？诸位请进屋里歇息，贫道当将沿途所获的消息，与诸位参详，也可让杨姑娘在心理上有所准备。”

吴叔突然一拉周叔的手膀，炯炯虎目狠盯着虚掩的柴门，警觉地将剑挪至趁手处。

“飞云道长，你一个人来的？”吴叔冷然问。

“怎么啦？”飞云老道狞笑问。

“屋子里。”吴叔向柴房一指。

“江南剑客吴剑虹，果然名不虚传。”飞云老道闪在一旁：“老江湖见微知著，佩服佩服。呵呵！屋子里有几位施主，诸位当不至于陌生。”

“什么人？”周叔沉声问，已看出警兆。

“诸位进去就知道了。”

杨姑娘脸上涌现惊讶的神色，举步向柴门走去。

“且慢！”江南剑客伸手虚拦：“去不得，退！”

屋内突然传出三声金铃响，柴门自启。

江南剑客大吃一惊，拉了杨姑娘急退。

“慑魂谷慑魂仙姬蔡红姑的慑魂金铃。”他脸上有恐惧的神情：“这妖道出卖了我们，杨姑娘，快退……”

柴门开处，出来了两名一身桃色衣裙的少女，佩剑挂囊清丽出尘，一看便知是侍女。

“走不掉了，吴兄，来不及啦！”周方的手按上了刀把，“咱们只有两条路可走，听她们摆布，或者全力生死一拼。”

又出来了两名相同打扮，相同装束的侍女。

香风入鼻，红影入目。

随后出来的火红色红劲装女郎，红得像一团火，长得也像一团火，成熟女人的体态极为撩人，可惜劲装却带来刚强与威严，令人不敢亵渎，不敢想入非非。

“周三爷不愧称江湖怪杰八方刀，对江湖情势了解得相当清楚，知道走也走不掉。”红衣女郎微笑着说，笑容极为动人：“其实，慑魂谷的人并非洪水猛兽，没有什么好怕的，本姑娘也讲理，是不是？”

“蔡姑娘，你们……”杨姑娘惶然叫。

“杨姑娘，你不要怕。其实，本谷的人前来，与你抢救令姐的事有百利而无一害。”慑魂仙姬的确没有敌对的神情流露。

“你是说……”

“这次进京受改封的王孙，共有五位王爷与两名管理，五座王府的库藏，也一同搬运进京。三位道长已经答应与本谷合作，一方面救令姐，一方面要取库藏的百万金珠宝玩。杨姑娘，你不会反对吧？”

“这……我不但不反对，还得谢谢你们。”杨姑娘戒心尽除，感激地说。

“不过，有意夺取库藏的人，不只本谷这一批。据本姑娘所知，不下五批之多，其中有五行堡冯家、一别庄沈家。所以，我希望你江南剑客吴剑虹大侠、八方刀周方大侠，以及与姑娘你直接合作的河东三杰，与本谷的人采取联合行动，诸位意下如何？”

“我的天，你们这些妖魔鬼怪，都一窝蜂赶来发国难财！”江南剑客叫苦不迭：“你说，我们有选择吗？”

“恐怕没有了。”慑魂仙姬斩钉截铁地说。

“你们都是有基业的人，不怕满人报复？”

“你说过，这是发国难财，发国难财必须把握时机。目前他们必须用全部力量打天下，不会为了一些小事故分心，正是大好良机，一旦天下太平，机会就永不会来了。所以，这件事让本谷来担心吧！”

“在下无需担心。”江南剑客苦笑：“反正吴某孤家寡人一个，国破家亡，过一天算一天，谁知道哪一天丢头送命？”

“你阁下如果不肯合作，就会立即丢头送命。”慑魂仙姬语气充满威胁。

“我知道，好吧！我听你的。”江南剑客屈服了。

“周兄，你我一剑一刀，在水深火热血流飘杵中闯荡过，像是一条线上拴着的两只蚱蜢，飞不了你，蹦不了我。”八方刀也见机表示意向：“你既然认了，我还能逞英雄？就算是多闯一次刀山，将命运付之上苍吧！看来，慑魂仙姬，主事人非你莫属了。”

“当仁不让。”慑魂仙姬傲然地说。

“好，芳驾有何计策？”

“本姑娘可以概略的告诉你们。”

“在下恭聆高见。”

“人马到了这一段行程，先半日将发生些许耽误，必须晚一个半时辰左右，不能及时赶到沁州宿站，约黄昏时光抵达此地附近，也正是动手的好时机。详细行动计划，日后自知，反正还有半天工夫，正好从长计议。诸位，请进。”

柴门关上了，飞云老道隐身在屋角的树林警戒。

张家全悄然退走，懒得过问这些人的闲事。

山西全境朱家的龙子龙孙很多，以沈王支系与代王支系为主。

以此地来说，除了潞安王之外，还有沁源王的食邑与襄垣王的食邑。

潞安王朱效镛，已在去年初被解送至太原囚禁。

六合王朱效銮、山阴王朱廷理，也在三月初在蒲州被俘。

这些朱家皇朝的龙子龙孙，目下在太原受到颇为周到的招待，甚至王库的金珠宝物，也一同解送太原归各王掌管。

满人此举在于安抚人心，鼓励大明的官民投降。

山西巡抚申朝纪，就是标准的汉奸。他本人对朱家皇朝的子孙并无好感，但秉承主子的意思，把这些投降或被俘的皇亲国戚，招待有如贵宾，也因此而继续把那些逃匿的龙子龙孙引诱出来，一一请到太原享福。

张家全对这些事不感兴趣，感到兴趣的是沁州父老的安全。

这些家伙如果在沁州境内劫人劫财，那么，沁州的人（州辖沁源、武乡两县）可就惨了，将会有不少无辜人头落地，至少一年之内不能脱离军管。